

魯迅雜文選集

上
冊

I210.4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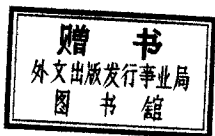
31

0685116

魯迅雜文選集

上

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选编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三级工农兵学员



外 文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A468516

出版者的话

这本《鲁迅杂文选集》是应对外宣传的需要编选的，准备译成外文出版。由于这本选集的主要对象为外国读者，考虑到一般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选集的注释，力求简略。现将中文稿排印，请予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



寫在墳後面

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寫了幾行題記，寄往北京去。當時想到便寫，寫完便寄，到現在還不滿二十天，早已記不清說了些甚麼了。今夜周圍是這麼寂靜，屋後面的山脚下騰起野燒的徵兆；南華陀寺還在做臺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雄鼓聲，每一回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我

在現代中國的北夫子

北子的上海別墅，前者有因為日本的陽臺，北子的別墅為數了，湖南有主席何健的別墅，也有一幅向來珍藏的北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人民，關於北子之這樣的相貌，別有尊重之意所不的。自其以來，雖說每一縣一定有所廟，即又廟，但非其也。

北子亦非沒有別墅。凡在滬者，或則對國於的人相持，一般是以北子為人所共知，但一到最廣學的人物，則北夫子那樣的野人，却如隱避別墅已成爲寂寞，這亦不沒有別墅。這也不沒有這樣的。北夫子沒有留下點來，自其以，則可自其正的相貌，大抵中誰能與有化費，但是則說自其已說：定。若其從新從國如後，則除了任其別墅的意義之外，當其別墅，更加其心。其是隔去的也終于不外標取。全部，或全無。的其別墅或的別墅了。

北子亦非其別墅，非也會同或遇見的。我其其見其三次：一次是。北子其語。其

目 录

上 册

一九一八年

我之节烈观.....	1
随感录三十五.....	12

一九一九年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14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15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8
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30

一九二三年

娜拉走后怎样.....	32
-------------	----

一九二四年

未有天才之前.....	39
论雷峰塔的倒掉.....	43

一九二五年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46
---------------	----

战士和苍蝇·····	51
夏三虫·····	53
忽然想到（五至六）·····	55
春末闲谈·····	60
灯下漫笔·····	66
导师·····	75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77
论睁了眼看·····	84
并非闲话（二）·····	89
十四年的“读经”·····	93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98

一九二六年

一点比喻·····	107
无花的蔷薇之二·····	110
纪念刘和珍君·····	115
空谈·····	121
写在《坟》后面·····	125
阿Q正传的成因·····	131

一九二七年

无声的中国·····	138
老调子已经唱完·····	144
黄花节的杂感·····	151
革命时代的文学·····	154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161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66

答有恒先生·····	185
革命文学·····	191
文学和出汗·····	194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	196
文艺与革命·····	203
铲共大观·····	211
文学的阶级性·····	214
《而已集》题辞·····	217

一九二九年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219
我和《语丝》的始终·····	224
流氓的变迁·····	23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236

一九三〇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238
习惯与改革·····	257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259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62
“好政府主义”·····	268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270

一九三一年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273
----------------------	-----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276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278
上海文艺之一瞥·····	283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296
沉滓的泛起·····	307
知难行难·····	311
“友邦惊诧”论·····	314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并Y及T来信）·····	317
答北斗杂志社问·····	321

下 册

一九三二年

《三闲集》序言·····	323
《二心集》序言·····	327
我们不再受骗了·····	331
论“第三种人”·····	334
“连环图画”辩护·····	339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344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347
《自选集》自序·····	350
祝中俄文字之交·····	353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358
----------	-----

崇实·····	362
为了忘却的纪念·····	364
战略关系·····	375
致小林多喜二家属（唁电）·····	379
从讽刺到幽默·····	380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82
“光明所到·····”·····	386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389
现代史·····	391
《杀错了人》异议·····	393
中国人的生命圈·····	397
言论自由的界限·····	399
文章与题目·····	401
“多难之月”·····	404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406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408
天上地下·····	411
不求甚解·····	413
谈金圣叹·····	415
又论“第三种人”·····	418
经验·····	423
谚语·····	425
二丑艺术·····	428
智识过剩·····	430
沙·····	432
《伪自由书》前记·····	434
查旧帐·····	437

《伪自由书》后记·····	439
“中国文坛的悲观”·····	470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473
小品文的危机·····	475
帮闲法发隐·····	479
由聋而哑·····	481
礼·····	483
吃教·····	486
冲·····	489
关于妇女解放·····	491
野兽训练法·····	494
《木刻创作法》序·····	496
捣鬼心传·····	499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502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504

一九三四年

女人未必多说谎·····	513
“京派”与“海派”·····	515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517
运命·····	525
《准风月谈》前记·····	527
答国际文学社问·····	530
论“旧形式的采用”·····	532
读几本书·····	536
论秦理斋夫人事·····	538
倒提·····	540

拿来主义·····	545
难行和不信·····	548
知了世界·····	551
水性·····	553
算帐·····	555
忆刘半农君·····	557
答曹聚仁先生信·····	561
看书琐记(二)·····	564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566
趋时和复古·····	569
安贫乐道法·····	572
门外文谈·····	574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595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598
《准风月谈》后记·····	600
脸谱臆测·····	629
随便翻翻·····	632
拿破仑与隋那·····	636
答《戏》周刊编者信·····	638
骂杀与捧杀·····	643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645

一九三五年

叶紫作《丰收》序·····	652
隐士·····	655
“招贴即扯”·····	658
“文人相轻”·····	660

不应该那么写·····	662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664
什么是“讽刺”？·····	672
论人言可畏·····	675
再论“文人相轻”·····	679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682
文坛三户·····	684
从帮忙到扯淡·····	687
名人和名言·····	689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693
“题未定”草（六至九）·····	697
《花边文学》序言·····	712
《且介亭杂文》序言·····	716

一九三六年

难答的问题·····	718
白莽作《孩儿塔》序·····	720
我的第一个师父·····	722
写于深夜里·····	729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741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745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748
半夏小集·····	763
“这也是生活”·····	768
死·····	773
女吊·····	778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784

我之节烈观^①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②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③，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④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⑤。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⑥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⑦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⑧！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惜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力量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戒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